

汗水下的微笑

·周婷婷

常言道：“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”但是，这所谓的爱是什么呢？友情？爱情？亲情？

微笑，是每个人都会的，但每个人又都不会。相互矛盾，又合乎常理。你对别人微笑，别人也会回你一个微笑，这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
升入高一后的我，好像逐渐变得成熟起来，也更深刻地感受着爱的真正含义。感觉像在艰难向上爬山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个人，像一张大网一样，在下面时刻保持紧绷的状态。

我的父母是一对开饭店的夫妻，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快快乐乐地生活。我和姐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

生活按部就班，也有难以避免的坎坎坷坷。我仍记得那些灰蒙蒙的日子。“你爸爸病了，暂时不能工作了，所以我比原来更忙，你和姐姐要照顾好他。”妈妈微笑温和地对我说。这惊天霹雳的消息给我当头一棒，因为我知道，饭店的经营如果失去爸爸这根支柱，那妈妈说不会会累垮的。可是现实摆在面前，为了让妈妈省心，我显得格外听话。

那几天里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不少。去补课也不用父母接送了，还可以给自己和爸爸做饭，洗衣服，打扫卫生，给爸爸换药……

谁知道现实多么残酷，没过几天，妈妈也累倒了，我看着妈妈那疲惫不堪的面孔，感到了无比的无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在父母眼里乳臭未干的孩子，一个父母用心呵护长大的女儿，我深知我自己应该坚强。以后几天，我到饭店帮忙，因为饭店有姨姨们帮忙看着，所以我的负担减少了许多。

没过几天，妈妈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但医生建议不可劳累，可妈妈还是坚持回到了岗位上。就在那时，我看到一个坚强的母亲，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，

一个普通而伟大的母亲。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流着汗水，粗糙的手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，可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着，那一丝微笑温暖着顾客、员工和亲人们的心。那一瞬间，灰蒙蒙的天，好像出现了一丝阳光，照在妈妈的身上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画面，也是最美的人。

罗曼罗兰曾说过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我想，妈妈汗水下的微笑，又何尝不是对这一主义的完美阐释呢？爱在家中，亦在心中。

赞东榆林水库(外二首)

●王鸿雄

(一)

夕照桑河落余晖，碧波荡漾众鸟飞。
岸边杨柳钓鱼艇，堤上游人忘记归。

(二)

桑干河水清又甜，点点滴滴润良田。
浇出万亩灵芝草，换来粮油万万千。

(三)

收头作客妹丈家，得暇水库去观花。
蓝天碧水映红日，湖心垂钓大鱼虾。

(四)

桃红柳绿春天里，桑干河畔草依依。
微风吹过水涟漪，笑看美女把步移。

盼春

八十已过容颜老，时日不多情未了。
不知何时春来到，草长莺飞漫山跑。

桃花

春到人间繁蕊盛，情窦初开潜入梦。
含羞绽放满是情，蜂蝶起舞作证。

忆春二首

●李秀萍

卜算子·春回

泥燕绕梁前，裁剪梁如故。俯首耕牛犬撒欢，解冻河流诉。

夜雨坠香珠，泛绿榆钱树。偷取闲时半日无，守候春回路。

如梦令·梨花

一缕春风深处，摇落素英无数。千叶雪白花，含泪暗香流露。羞诉，羞诉，莫问为谁留步。

节令感吟

●全福寿

谷雨观花

老榆树下圆钱洒，新柳枝头玉絮扬。
点赞桃红盈秀景，唱吟竹绿映霞光。
海棠绽放添清韵，芍药频开送暗香。
万里晴空鸣布谷，牡丹争艳会群芳。

立夏感怀

深春一去柳丝长，立夏初来月季香。
老树枝头鸣布谷，新荷叶下戏鸳鸯。
娇容芍药红黄艳，玉骨梧桐碧绿镶。
草草花鲜呈雅韵，城乡到处好风光。

小满即兴

小满归来夏日长，农家四月正繁忙。
樱桃上市荷撑伞，架豆盈丝麦灌浆。
藤菜榴红桐叶碧，葱青韭绿季花香。
施肥灭草除虫害，祈盼丰收绘锦章。

副刊

故乡情

●王茂功



离开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，已经三十多年了。繁华的城市，车水马龙，流光溢彩。但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我养我，魂牵梦绕的小山村。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永远都不会老。

我的家乡，地处塞北雁门关外。“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植桑榆不种麻。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花花。六月雨过山头雪，狂风遍地起黄沙。说与江南

人不信，早穿皮袄午穿纱”。这首明代兵部尚书王越的诗，就是家乡的真实写照，是古人眼中的苦寒之地。

家乡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，地势倒也平整。由于气候原因，从我记事起，村里住的都是用山上的石头垒起的窑洞。冬天，厚实的窑洞内凭外面寒风怒吼，里面照样暖意融融。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。夏

日里烈日炎炎，骄阳似火，窑洞里面还是清凉一片。它像极了山里人的品格，憨厚，实在。村里唯一的水源就是那几十年不断流的清泉，没有一点污染的泉水，清澈见底，甘甜可口，春夏秋冬养着家乡的人们，周边村都羡慕不已。夏天的时候，山上的野花遍地，黄的、蓝的、紫的争奇斗艳。尤其是山上生长着一种天然的调味品——“贼菜花”，它是

唯美在心中

●武国文

破门空窗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只因为它的过去，如一位皱纹深嵌、发稀齿落的老人，发黄的相册中，夹着青春的风流。

四十年，在历史长河中，也许算不上浪花一点，然而，这斑驳光阴，装饰了我们几乎一生。

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”，这是《红楼梦》中另一种意义的沧桑，对于我们，现在置身面目全非的校园，说不准，每

位同学都在想，这里，曾经是我的温柔梦乡。

新家园，原来叫薛家庄。六十多年前的一场洪水，冲毁了乡亲们的房舍家业，也改变了千年老庄的陈旧面貌，否极泰来，一座崭新的村庄，一个诗意的名字，彰显了新生小乡村的朝气蓬勃的精神。

四十年前，朝阳照耀长长的十字街，晚霞召唤户户炊烟升起，我们在北边的中学，朗读晨星，书写明月。

走过空洞的窗口，里面没有桌凳，却坐满了同学，讲台上，个子高高的苏华老师，习惯地跃跃移动，粉笔敲响水泥黑板，点亮一双双迷惑的眼睛。武浩然老师风火推门，皮鞋咣咣，啪啪打开书开讲。地理张老师则长调慢慢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看书，不要看我，我脸上没图——”

走过空洞的窗口，路过李玉清老师的宿舍，李平堂、张兴友老师的宿舍，任彩霞、张美云老师的宿舍。灯下，是与蜡烛同辉的不倦光芒。一幅幅剪影，悬

挂在一间间感恩的心房。

走过空洞的窗口，听见男同学们说，女同学们也在说，为啥分24班、25班呢，教室、宿舍都连在一起，一样样的老师，还不跟一家子一样。我们就像舒婷的诗句一样，不是吗？“根，紧握在地下，叶，相触在云里。”

那两年，每周之歌风靡，午饭时，女生男生都跟着广播学唱，张全城、李淑玲、杨淑芳等等同学，都与李谷一、殷秀梅、程琳等等红星有一比拼，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王安军逼真演绎李双江，刘旭东唱《飞吧！鸽子》，比郑绪兰还柔美深情，“鸽子啊，在蓝天上翱翔，带上我殷切的希望……”王英军中琴吹奏《祝愿歌》，大家羡慕激动，不由自主，同王洁实、谢莉莉混响：“祝你愉快学习，舒心工作，焕发精神，幸福生活……”，寒来暑往，白天黑夜，唱不够，看不够，林涛的歌声像宝贝，传来传去轮不到。

西边食堂前面，我们栽下的那排小

朔县年俗杂忆(四十七)

看唱

●陈永胜

朔县有一条街名叫操场街，西自北大街，东至东城墙，大约700余米。它的街名就来源于这条街的北面有一个巨大的操场，大约有1.5万平方米。操场的最西端有一个12米宽、9米多深的大戏台，台基大约有一米四五高，南北两侧砌有供人上下的台阶，其戏台建筑雕梁画栋、飞檐高翘、三面的墙上都有彩画，古色古香。据说是民国初期的建筑。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操场是群众集会、公审宣判大会、骡马交易大会的主要场所。到了元宵节时，这里就成了唱大戏、点老杆的好地方。庙宇一般的大戏台，上面铺着规整的方砖，平整而又美观。到了酷暑时节，是十分凉快的，是我们小学生放学后的好去处，我们在这个戏台上吹过杏核、滚过铁环、抓过齿齿、弹过玻璃蛋蛋。它并不像崇福寺的千佛阁、大雄宝殿、弥陀殿那样阴冷可怕，给我们的少年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印记。

好像记得是1970年的元宵节，操场大戏台白天晚上都有演出，大人们搬着板凳看戏，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。我们小伙伴们那时多数是七八岁，大的也不超过十二三岁，既看不懂戏，也不好看戏，可是偏偏喜欢到那里去凑红火，每人倒插里装上三五十个小鞭炮，再偷上大人们一两根纸烟和五六根火柴，点燃鞭炮后扔在看戏人的周围响，甚至扔在看戏人群的头顶上，招惹的带红袖章的维持秩序的人追贼一样地追着我们没命似地跑。若问唱的是什么戏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

大约是1972年，操场西头的大戏台被拆除，新建了计量所；东头的空地新建了四排部分县领导和科局级干部们的住宅小院。当地人戏称是朔县的“中南海”。留下中间的一部分成了北街小学的体育场，唱戏从此与此无缘了。

不过，偌大的县城唱戏的地方总会有有的。在南大街二道巷里的一座叫做“灯光球场”的露天篮球场也是唱戏的好地方。这个篮球场的对面是县工会，西面是大秧歌剧团，东面是民房。地理位置虽说偏僻了一点，但看唱戏的群众依旧川流不息。1979年正月，内蒙古晋剧团团长康翠玲率团来朔县演出，地点就是这里。康翠玲是朔县人，成名于

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野生调味品，是乡亲们调剂凉菜必备的。还有野鸡和野兔，在山林中乱窜，引吭高歌的公野鸡展示着长长的五彩尾羽。最让人心动的还是那红艳艳的山丹丹花，在山坡上独树一帜，离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。还有那悠闲的牛羊，轻轻地摇动着尾巴，拍打着烦人的苍蝇，尽情地用大舌头卷起嫩草，细细地品尝。在山坡，在草地，可以无忧无虑地奔跑，躺在松软的青草地上，花香和草香沁人心脾。倾听着布谷鸟的欢歌，蝴蝶结伴在身边飞舞，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白云朵朵不知要飘向何方。

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富裕，但那个时候的快乐却是那么的纯真和难忘。晨风中炊烟袅袅，几只顽皮的狗在街上追逐，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站在土丘的高处，伸长长鸣。勤劳的村民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傍晚时分，几声清脆的鞭声，牛群和羊群披着落霞，不紧不慢，信步而回。荡起一团团的灰尘，淹没了时光和岁月。

那个纯朴而土里土气的小山村，总是闪烁在飘泊在外的我的脑海里。伴随着人生的苍桑与回忆，故乡，总是给人无与伦比的亲切。那种融入血液中的感情是深入骨髓的，难以忘怀的。

压题图片：马占俊 摄

白杨，早就高耸入云。树后面，白面馒头、玉米窝头、小米稠粥和山药蛋烩白菜的清香，还在透过翻飞的叶子，飘入我们鼻腔。

走过空洞的窗口，一位老师慈祥的目光，抚摸着寒窗下清贫的学子们。他跟我说：“我多揉几下，你们就能多吃几口。”这话简单，道理却深刻，老人揉的是发自内心的怜爱，他是张生同学的父亲。

操场后边，电力机组牵引的列车，没有了当年蒸汽机热烈的轰鸣，那时长长的白烟，已经随白云远去，只有长长的高压线网，是我们课余望着火车遐思的延续。

新家园柏油路宽阔，街灯、楼宇、店铺时尚，原生态的清纯，披上现代气息的轻纱，只有北隅，我们破蔽的摇篮、和大街小巷豆腐的香味，执着地挽留着我们和乡亲们一样继续的相思云烟。

不远处，就有两座绿荫红楼的学校，东边是小学，孩子们天真烂漫，西边是中学，少年男女青春飞扬。

蜕变，不只是自然界的法则。昨日荡荡我们心海的白帆，启航的彼岸，不早已是礼花满天了吗？

哦，这样也好，世上哪有不变的画图，最华美的姹紫嫣红，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高贵的庄园。

政局门前，百货大楼门前等。演出的剧团有本地的大秧歌，也有从太原、忻州等地请来的晋剧团、北路梆子剧团等，尽管戏台简陋，但是观看的群众可真是不少。搭台唱戏，既丰富了元宵节期间的文艺活动，更满足了广大戏迷的“看唱”需求。

2004年，朔城区政府在东大街崇福寺的对面兴建了崇福广场，在广场的南边新建了坐南朝北的大戏台，其规模之大、装饰之气派，可比操场街当年的大戏台。从此，朔州人又有了自己的大戏台。一般来说，尤其是元宵节期间，人们看戏最喜欢的就是露天剧场的公演，首先是场地宽阔，又不花钱。其次是出入自由，如果中途不想看了，撅起屁股就可走人。第三是“红火不过人看人”，尤其是大姑娘和大后生们，借着戏之美名，饱看人之眼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因此，这露天戏台前总是人山人海的，笑语飞扬的。

2018年正月十四夜夜晚，应一位朋友的邀请，观看了朔城区大秧歌剧团的新编现代戏《草棚记》。

《草棚记》的故事梗概是：有一户山里人家，女主人叫凤英，平日里对婆婆缺乏孝道。某日，她儿子栓柱的对象桂英要上门看家，凤英怕桂英来家后看见自己的婆婆又脏又糊涂黄了婚事，于是就婆婆藏在院子的草棚里，不巧被桂英发现。桂英把奶奶从草棚扶到正房，并且给予了心灵上的安慰。凤英的儿子栓柱回家后知道了母亲的“草棚之事”，大发雷霆。贤惠的桂英不仅向栓柱的父亲表明自己不嫌弃老人，而且日后还要照顾服伺奶奶，同时也劝说未来的公公不要对凤英大动肝火。

戏剧是需要起伏的。当凤英和桂英谈到新婚典礼所需物品时，桂英故意把自己假装成一个毫无孝心的冷酷女人，旁敲侧击痛斥凤英，使凤英无地自容追悔莫及。最终凤英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决心痛改前非，表示今后要好好孝敬自己的婆婆。

《草棚记》的场面虽说不算宏大，但它通过桂英的实际行动，感化教育了未来的婆婆凤英，走上三代人共建和谐幸福家庭的阳光大道，弘扬了传统的中华孝道文化，充满了正能量。

整场演出时间并不长，大约也就一个多小时吧。朔州大秧歌著名演员谢银花、卢尚卿等人的精彩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唱戏比世情。但凡优秀的戏剧，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，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，都是有教化功能的。元宵节期间，能看上这样几场大戏，实在是精神上的享受。

